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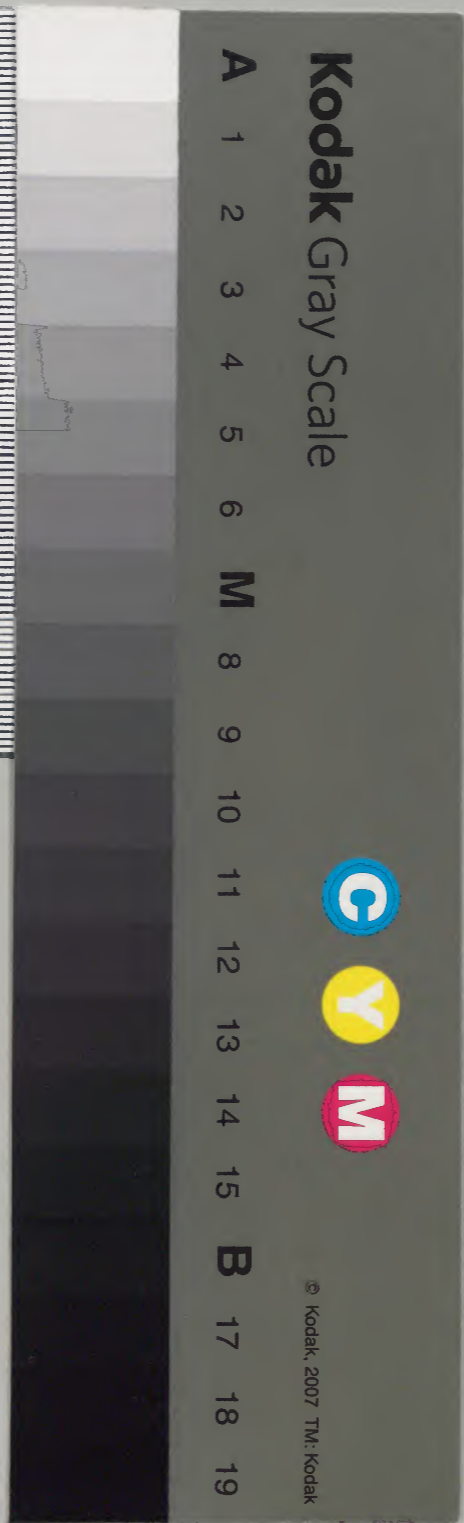
山鹿語類

由十一

和書門		二七九二號	函	三架	冊
-----	--	-------	---	----	---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七九二號	四冊	函一	架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 43 )
函號	190 357





山鹿語類卷第四十一目錄

聖學九性

論天命之謂性

辨或問性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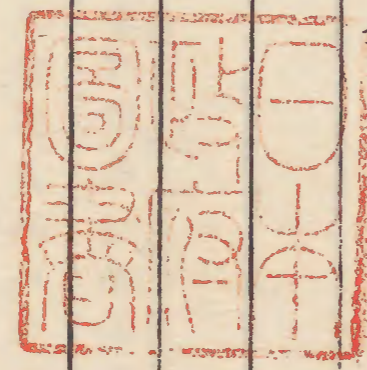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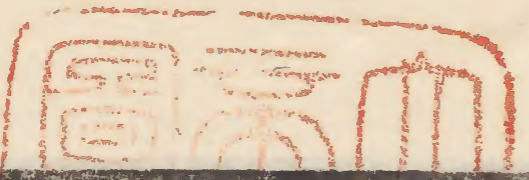
論孟子性善之說

辨或問性善之說

論天命之性氣質之性

辨或問天命氣質之性

論諸子說性



明治十四年購求

山鹿語類卷第四十一



論人物之性

辨或問人物之性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山鹿語類卷第四十一

聖學九

論天命之謂性

師曰理氣妙合而有生之無息底能感通知識者是謂性也凡理氣交感人物生々之用無不天命是萬物以天地為父母天地以生々無息為妙用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推其本則理氣妙合而具此性全象天地之極形乎一物亦無不然既然而生之妙不已能感通能知識無可以方形求不可以声臭索而四支百骸七髮皮膚之間觸則通此性充理氣之間其虛靈不可言也



師曰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在天命便有氣質不可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得理氣相互。浩不窮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教無此理則此氣如何。湊泊理氣交感凝結生聚此間自然之妙用便安置來。非理氣之外有一箇之性入來。這裏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非謂品物流形之後天別以性。豈馬子思謂理氣妙合便有此性也。非以先後論之。此性只天命之在人物。也不可作為計較。若理氣之外為有此性則性與理氣間隔。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以性為理。乃理氣不相離之謂也。性者理氣相合之妙用。有理氣交感乃此性固有也。

一 性理學

師曰天命曰理。氣質曰氣。生氣曰氣。無息曰理。陽曰理。陰曰氣。氣曰理。質曰氣。此等之理氣相合則交感。而有其妙用之謂性。允天下之間理氣交感。而有一箇象底無不具此性也。師曰性者能感通。能知識。能流行。而已。生之無窮。只不得已之謂也。不得已而理氣交感。不得已而生此象。有此象則不得已而有此性。有此性則有不得已之意。情有不得已之意。情則有不得已之道。有不得已之道。則有不得已之教。因教修道。修道率性。率性本天命。是始終本末同一幹用一源也。師曰人物之性一原。而理氣之交感有過不及。故其妙用感通知識各有萬差。而不一般。人者厚。理物者厚。氣人之氣。稟濁寡。

性理學



亦非物之可及人能因教修道率其性則德合于天地是中庸  
以天命論此性也性不以合天命則各任氣質之變而人與物  
更無差別只飽食暖衣之謂也

師曰先儒皆曰人之爲善只以己性之本然是善者爲準據準  
孟子性善之語提良知良能不得學而能不得慮而知是爲本  
然之善靜味性之本然來乃無不是底爲不善之來因氣質之  
習此說一起後世學者頻下手味性之本然終到如悟了徹底  
尤迷謬之所伏也愚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地人之生之以天地  
爲本在昔聖人唯因天地原人物不得已底有此教故人之性  
亦率天命耳性者因理氣之妙合論性不可離氣質有氣質則

未嘗有無其習有其習則未嘗有無不善之動慎其機微誠其  
意是正心之用也慎其機微誠其意在格物致知之功聖人之  
教全不出這裏若只味本然之性以其恬淡爲作用來殆不差  
異端之教也

師曰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之徒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說  
性善是時之不得已學之立標的也然孔孟大聖大賢之差亦  
可見孔子易言道善性大學述三綱領然更無味本然之善教  
戒後儒所會而專泥孟子性善之說認得此性豈聖門之學哉

辨或問性之說

或問理氣妙合而有這箇虛靈底氣感通知識者是謂性也是

性理大全



物亦知覺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師曰物者厚氣故感通知覺皆命氣人者厚理感通知識多喻理也人之稟賦厚氣底者氣質之習深而理之感通知識太寡故其弊維人而其氣通物亦多是天地理氣交感之間人物所以異其性也

或問知覺運動者氣也今所謂感通知識亦近氣師曰人生皆理氣相合也感通知識理氣皆然視聽言語動作睡覺痒痛飲食情欲皆因氣而感通知識也賢愚知不肖昏明清濁皆因理而感通知識也理與氣不相離只有過不及之差也

或問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又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又曰生之謂

氣生之理之謂性勉齋黃幹曰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各以知覺運動為氣師曰知覺運動亦性之用也只因氣質而感通知識也謂知覺運動皆氣而無理便物皆無此性乎仁義禮智亦性之用也只因理而感通知識也形氣是理氣也論性指形氣則無性之名唯以知覺運動為性則誤了矣以知覺運動不為性亦差矣矣因理氣可論之耳故虛靈底而能感通知識是性也厚理則深理厚氣則深氣性之發見此間有差別耳

或問朱子曰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只是說得箇形而下者且知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乱殺人亦可為性



乎師曰視聽把執運奔是因形氣而性之發動也執刀胡亂殺  
人亦因氣質發也可謂非性乎唯不率天命之性也其不率天  
命之性者不因教而脩道也夫子曰非礼勿動是戒其動也今  
執刀胡亂殺人者狂人也氣之溢狂而至胡亂也其盛大也起  
兵好戰破軍潰圍是等皆為非性可乎中庸率性之謂道發而  
中節等之語以可味也

或問感通知識謂性則告子生之曰性叔氏作用是性同一意  
也告子說孟子闢之叔氏之說先儒為認氣為性師曰告子生  
之曰生只管不分別理氣妙用都論來故孟子詰之告子不能  
答也不分別理氣厚薄則人物之性不可分是告子言得終不

知性也叔氏作用是性之說只認來運動為性以其作用為性  
之本然從作用行來是異端之所差也

或問王陽明曰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告子亦說得是但不  
曉得頭腦認作一辺去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氣即是性若  
悟得性明白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師曰陽明  
不知聖學只要悟得底來故有悟得性明白之語能知天命之  
謂性則性氣之分明白不可混雜而論不知性之實則認氣為  
性認性為氣或合而論或分而言皆偏倚而從已眼之是非也  
理氣交感則其妙用人物皆然唯以運動之氣為性則性這箇  
氣耳何以告子之說為說得是乎陽明以良知為悟了依吾良



知上說出來行於事便是為停當其說甚誤謬可深味也  
或問易之大極是人生之性乎師曰性亦太極之一事也理氣  
相合其象已著之時這箇一點子之裏象教悉備是太極也性  
亦感通知識之太極也是一物一太極也以此性為天地自然  
之太極則未可也

或問先儒皆認本然之性為學的今所論以性只為感通知識  
然乃難認性之本然無益日用之功不足為學的手師曰欲認  
本然之性是異端之教也聖人之學以率性為道發而中節為  
和不知率性中節則難認性之本然來徒勞工夫也性因氣質  
變不知其道教而認來故或曰性惡或曰性善惡混或曰無善

無惡各因己之氣質認得其性也孔子不言性與天道豈密而  
藏之乎學者知性之天命率其性修其道與天地流行不得已  
底一般則日用之功日新也

或問所以感通知識者又有本乎師曰是理氣交感之妙用也  
其妙用以天命為所因也天命亦天地理氣交感而自然有妙  
用來底不可強論也

或問人身有痿痺不仁是雖有形質氣之障塞故有此病然便  
知覺運動必屬氣乎師曰理氣交感而有這形質形質之間氣  
血無不通少有不通則有疾病痿痺不仁是氣血之間有不  
故不幸性也物血氣兩闕乃死血氣過不及乃有病也痿痺不



仁底是理氣不通故性不及也今以痿痺不仁可知理氣妙用并不闕性因理氣而寓理氣因性運動知覺也更不可分或問今所謂理氣妙合有此性然便理氣與性別而性與理異也師曰理者天命也有象而無形氣者形質也陰陽者理也五行者氣也以血氣則以血為形以理為氣也性者理氣妙合之用而不可離理氣又以理氣不可必也

或問人之性同出天命而夷狄亦人也其性不同中國之人何乎師曰是因氣質所稟有理氣過不及之所致也同是地而南北之所位山谷之所形各異所稟之氣是日月四時之運行天下皆一而依其土地所形有差違也中國夷狄同是人而其氣

質因土地變其習深因風俗移終與中國人到遠異故性只因理氣過不及不一般一向泥着認得已性為本然之性天壤可易所也遠不可以夷華論之同中國而四民各別其俗其俗別使其性亦從其風變以可鑑戒也

或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性也喜怒哀樂者是情也朱子又曰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師曰是以性為理之謂也惻隱等之心喜怒哀之情言語動作之用孝弟忠信之理悉皆性之動也因氣質感通知識因理而感通知識其間異其名也惻隱之發仁義孝弟之誠各率其性則之謂道謂中節喜怒哀之情動



作之用心道之所繫只要中節耳以性為理則凡人之情發無中節恒違道理是無性之謂乎太不公論也

或問朱子曰性者無一理之不一具又大學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因是等說則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學者能認得德性來聰明事々好昧昏知物々好分乎師曰性者虛靈而感通知識耳事物之間其應接交際各因所教習而知日長才月益也今以赤子可見彼出生之時乃投夷狄來可為夷狄之人投中國來可為中國之人無教或則戾君無父為驕子有習教則愛父敬兄故有胎教有小學性是無不備一理孔子何有學而不

壓之語孟子亦不可有移鄰之教異端之教專以認得這性彼於世事一無中節是性不具眾理也只感通知識之喻理也事物之理不究尽而性自分明之乎太差謬也

或問孟子曰萬物無不具於我是性之具眾理乎師曰人稟天地之正氣故反身求之無不具是人之參天地也性能感通知識今深究其事物之理則所觸無不感通知識是性之妙用也或問感通知識者應事物之用也湛然無事之時無可感通知識之用此間以何謂性乎師曰生々無息底無模樣無造作

論孟子性善之說

師曰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程子註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由，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又曰：自性而行，皆善也。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愚謂理氣交感，而有其妙用之謂性。性者，生之無息，感通知識，底身更以善惡不可言善惡之名，因發見之迹可見也。孟子謂性善，只性之方象無可謂強名之曰善也。而天下之道，不可以不善推堯之便，只一箇之善耳。故雖性元，不可以善名其不得已之至大。至公在善，究其事理，法天地之至德，至得何以不善？是孟子性善之說所因。

起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夫子以性不謂善，以成之者為性。一陰一陽互相因，道乃立。繼一陰一陽之道來，乃發而中節，其用各得和是善也。成這箇底是性也。性之本然，不可以善惡名，因其流行不得已之道，乃發而善。有中節是強，而名性善也。後生不味其深意，弄文字泥高尚類至味性之本然，甚非聖人之教也。程子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見是等之說，因性善解認來，有不可以必善之處。故又有此說也。性之本然，只生無息耳，不可以名。方孟子名其迹，曰性善也。

師曰：人之性，因氣稟有厚薄清濁，以己之性論之，則多惡之發。



少善之動以是等之氣稟論來終曰性惡曰善惡混也人者萬物之靈而聖人者億兆之君師也論人則以聖人為標的以凡人不可論焉這箇聖人事物應接語默動作更無不善無不中節是聖人感通知識之跡看來皆中節底也中節則善也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以堯舜為的性以堯舜性為的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是以至於堯舜當為法則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其性發見之跡只中節耳氣稟薄濁力行恒闕底之人以己性準據論來認得此性皆不善之發耳

師曰人之性是天命也天地之命唯生々無息不可以善惡論

人亦因天命稟理氣妙用以為性這箇小天地也故性唯生々無息能感通知識耳其本然無以善可名其發而中節皆善也後儒不詳究理以天地之命為善已誤了來是不知性之本然也天道流行品物流形此間有那箇善惡耶見其生長收藏之迹來皆中節強名之曰善也人之性更不以善惡熟味而后可知也

辨或問性善之說

或問程子曰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以下諸儒皆以性之本然為的師曰後儒因孟子性善之說切泥着以性之本然為善其證於四端之情良知良能為可見太差謬若以



性惡之說論之人之情欲之發動志出支解之欲而一日之應  
接無四端之情同稟天性來這箇僕從奴婢這箇辺境無教之  
民不知五倫之彝其間偶得一事之善亦不全其餘日月唯情  
欲之發動多惡無善故見來便性惡之論似有其說而於四端  
之情可見等語無所用中庸以率性為道以性不為道以發而  
中節為和以性善不為教是古昔聖人終以性之本然不為道  
也

或問以性之本善不為標的使學者只向外尋標的不可知人  
人具這天地明白性師曰學之標的為意見不可準據以道統  
聖人為標的且人以天地為父母厚理而感通知識悉應天地

妙用以己性不為標的以聖人之道在為夢的人之所賦性因  
氣習太異若以其性為準據來多到盜跖之言行乎詳可究其  
標的也

或問今以聖人為標的似太當然人皆稟天地之正氣各具天  
地一原之妙用是自己之天地也聖人也直認得自己之本然  
來往古聖人亦自這裏出來乎師曰各具天地一原之妙用是  
自己之天地也聖人也是等語似說得大道之要殆非聖人之  
學人物天地其原一也因理氣不及過厚薄或為天地或為人  
物已為天地則以天地之性不可混合人物已為人物則以人  
物之性不可混合天地人物一原而人與物亦不可并論物又



有類人又有品彼我不可并論格物致知而誠意正心則率天命之性初可與天地參這箇聖人是與天地可一其時用然猶人身有不及天地底也何以凡人蕩濁之質此性為同天地手只止言自反可知之各失却意見在手聖人之教聖人已下大賢亞聖既與聖人有間况末代後學利口鬻高尚難異端之說其心弄性尤聖學之罪人也

或問師古聖來今去古既杳其書亦遇秦火遺篇不分明乎師曰古昔聖人亦未嘗無標的真標的在天地萬物無不露彰天地萬物無不在天命一片時亦不遁天地之間仰觀俯察皆這箇天地之用也故我所標的在天地求之不遠去意見棄文字

之泥着直以天地在為學之標的

或問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故告子門人公都子亦問性善孟子以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為善今以天地論之孟子證性善似差了師曰孟子唯說性善不說可認性善後學切認得性善是同異端之說叔家曰向心外不求佛即心是佛真又曰即心是佛騎驢覓驢又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是等語與後儒所說性之本善自性而行皆善也更不差叔氏以己心為佛性以相見己心為見性成佛以唯身為淨土以己心為弥陀也於着面壁坐禪而認得心性欲直入投機或認失却或認忘懷于雨于風為悟了之期然唯作用是性之說耳其應接感通不及



前之佛祖終以一棒一喝為教外別傳見來只一個風顛漢而已當時學者口雖言經書其應接語默無中節言與行相違是認性之本然工夫來更無益日用之功也充與孟軻所謂性善其趣向不同也

或問佛氏說性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今所說殆似叔氏說性師曰視聽談論執捉運奔無不性無此性則此支幹何知覺運動乎明聰動之以禮亦性也唯從氣而動來從理究來之間或陷溺或

究理也有一个聰明亦只其氣之清潔而不究理則明于此而暗于彼這箇聰明動之以禮底不學不率而豈自然乎朱子以性善為本然終至為此說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不待性之本然因教可善其性也是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棊也二木名柎棊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棊也

是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也師曰人不待教性善乃中庸不可說道與教已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因教而修道修道而率性也不因教不修道只以性之本善為言便叔氏直指是性也此性本理氣妙用能虛靈能感通知識志聖人之道因聖人之教修其道則與天地生之無息之命



唯一般也志盜跖之惡因盜跖之教修盜道則與禽獸情欲放蕩之性唯一般也人而與天地一般耶與禽獸一般耶詳見來人々不欲同禽獸是不得已底也不得已是天地之誠也其厚理也若不待教直以性善證來大學之條目中庸之道教說得皆空言也孟子言必稱堯舜以堯舜為性善之據是以聖人為學的夫至堯舜之地位因教修道初可企及也告子以性為杞柝是以己之性見來只指氣質論其性也不在論至大至公之性終以仁義為應接之一事淺見薄意不可論也

或問仁義禮智是性乎師曰先儒皆曰仁義禮智是性也是自性善之語說來也性能感通知識應接語默之間就理感通知

識而中其節乃仁義禮智也性善備仁義禮智非待事而發來也然性二氣五行之妙用也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之發見二氣之分名也其性之發動太感通此間若只以五常為性以其餘不為性便偏倚而不正說也

或問程子曰自性而行皆善也師曰是泥性善之說也這箇嬰兒赤子無一事外物混然全軀也那个是性善之處那个是彼所行之善矣只氣質長成而其性發動其發動未嘗不因氣質則有善有惡也以何處為自性而行皆善乎聖人之道有教人聖教無自性而行皆善之戒此等語說得只利口耳  
或問伊川程子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  
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  
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清器  
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汚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  
清未嘗不在臨川吳氏曰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  
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  
渾々而流以至於海竟莫能清者何也清循其初原者水之初  
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易嘗不清也或出於岩石之  
地者亦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  
出而混於其渾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

然也人之性亦猶是師曰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可也以清  
為水之本然未可也愚謂水者五行之首其位居北方陰其幹  
以流行其用以潤下清濁者出土地之質其終歸于海海湖是  
水之始終而海湖不可以清濁論之一箇滴泉者只山谷地脉  
之餘滲也以餘滲不可論水性且人之飲飲用在清也載大船  
生魚鼈運送利用之大川豈以清好之乎故人之飲用也清之  
大川之流行也從濁而共水之用益是好徹底清一个小池泉  
水而不可載大船不可生魚鼈且水靜則清動則濁流行之動  
水之用而久靜則水性損豈水以清為本乎今說人之性喻水  
清以靜觀性以潔白為性皆認性善之謬也水只流行潤下而



清濁中節是天下之水也性只生々感通而情發中節是聖人之性也若認水之清則喜小池泉水之潔而忘黃河大用若認性之善則樂靜寂明白之味而忘天下大用也且水以其濁不可不為水也性以其不善不可不為性也只言性善而不言氣雙則不全也

或問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吳氏此說如何師曰孟子道性善以堯舜為的也人人因教力行修道則可至堯舜之地位到得堯舜之地位則其性發而中節其跡惟

善也不及論氣質也不通孟道性善之理故其所解畧似而實異也

或問北溪陳淳曰天所命於人是以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師曰後世以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說出來故人之性多落在兩般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焉兩般說來哉既曰性則性是理氣之妙用只從氣稟有萬殊也無理氣之妙合何以論此性天命之性乃氣質之性也陳淳曰是理本只善而無惡之語自意見出來天所命無善惡之可謂生々流行妙用耳不可容言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  
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後提之重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  
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後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  
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箇物事  
如孟子所說正要在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  
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  
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此問答如何師曰天命之  
性是氣質之性也離氣質欲謂天命之性便無所安頓性字孟  
子道性善皆就情上來是情上已發之朕只中節之謂也朱子  
所謂怵惕惻隱與後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是性具衆理之

潘繼堂藏

說也性能感通知識故耳目所觸感通理氣所因知識其跡怵  
惕惻隱也後提愛親也此裏面無一物之在無一事之設又曰  
靜時所養底物事又曰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是等語認性善  
下工夫之說也此弊終至弄精神其心性殆背聖人之教無益  
日用之功靜時只靜也附安排來是動存養來是動也管子入  
孝出弟行有餘力則學文是格物致知之謂也焉終日靜思養  
此物事存此物事也如此乃太動了不靜申之如夫之如也不  
可得只要守性善之語不知其實理以文害意也且許多理皆  
在裏面了何待靜時存之養之不在此裏面故靜時有存養之說  
今說存養不言格物致知之工夫則竟陷異端之觀心禪定也

潘繼堂藏



或曰存養是非格物致知乎師曰然乃何期靜時格物致知于語默于動靜更不可離也

或問性能雖感通知識這箇明白之理不具備則其感通知識皆至愚惑乎師曰事物應接之間義理中節之用只在格物致知之力不可以性之明白言不格物致知則少聰明伶俐之徒似知義利之差不知其大要終其情不中節是所以管仲晏子亦不知聖人之道也管晏之知管晏之性不可言短愚無格物致知之聖教只發知慮不明大道也若有性之本然這箇明白能分聖人之道來管晏不格物致知須感通知識聖人之道是性只感通知識而其明昏者在格物致知之有無不知聖人

之道底雖為聰明伶俐之用於天命之性不可論也

或問性只感通知識而無性必善之稱又無具衆理之說則性是形而下者乎師曰感通知識者理氣之妙用也有這箇感通知識故理氣之間無不感通無不知識充虛靈而流行變通生生無息是豈形而下者乎無此妙用則非情也人物各自具此妙用人厚理能感通天地之德能知識天地之用是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性善衆理之亦自感通知識之裏面出來底道理也

或問沈憫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個以為人心初發有善



右惡所謂發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于惡者此固有之  
 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  
左傳宣公四年楚子民生越椒子文曰豺狼之序且以中人論  
 不越必滅若敖之宗語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  
 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朱子曰不  
 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  
 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  
 于不善底極多彼樣是朱子以惡之發動為氣質為人品沈憫  
 所謂近子之說師曰沈憫以人心初發有善有惡為性也善惡  
 者在事物應接之上性只感通知識焉有善惡之可名乎人心  
 初發有就氣出底有就理出底情欲之發或有中節或有不中

節如子越椒之類生有厚氣之慶故發豺狼之聲也性各因氣  
 質而有差也切認性善之說論萬差之人品來竟有附會之辨  
 以人品氣質欲差別焉尤過了矣  
 或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  
 惡北溪陳氏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惡乃發後流而為惡耳  
 此說有差乎師曰是又因性善之說有此偏論也性者理氣感  
 通知識耳其跡流蕩而不中節其發而中節也為血氣所蔽則  
 不中節格物致知則中節性以感通知識不可以義理血氣論  
 之義理能感通知識血氣能感通知識是性之妙用也指格物  
 致知之理以思機微為功則誠意之功不可尽也人性因視聽



言動而有其思視聽言動是氣質之用也維天命之性指視聽言動而無可感通之處故性指氣質不可論以氣質則不可謂其所發無惡發後流而為惡耳也彼赤子嬰兒氣質未全視聽言動未詳故父母兄弟亦不分明禮容究理少不通只飲食情欲之習耳這時那个是性善又性不善那箇是理不理耶只氣與理相合之妙用不可言也而其本原生々無息欲止而不得已謂也

或問因<sub>子</sub>之說則性無善無惡之謂也師曰以性為無善無惡之稱則落在一偏性者理氣之妙用或有善有惡或無善無惡或有善而無惡或有惡而無善是都論人物之性也天下之萬物無

貴於人故因教修道修道率性與天地之大原合一底初可知性善初可知聖人之性也其功在格物致知之間

或問聖人之性是善而愚人之性是惡乎師曰聖人者尊理其氣質得正中之正其性就理能感通知識其情發而感天下之物其氣之應通知識亦得正其情發而中節也謂性善孟子可已下若謂性善則起後世之惑也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之教戒以足為聖學之親範愚謂聖人之性發而中節耳愚人之性惑在失節其間在格物致知之裏面了

或問王陽明曰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於事便是停當是性



善之說乎師曰後世學者認性善來竟到陽明良知之說聖人之學泯沒矣此弊起宋儒而盛元明之間也孟子所謂良知者仁義之發見不學不慮而有能知之謂也是聖人教人之用所以不出於仁義仁義亦不假作意也陽明之徒執此轉語立高尚之話頭提擢工夫直欲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以此爲入聖之脈路是措往古聖教以一新奇說工夫惑衆誣愚也其說曰良知不外思慮而思慮却能以蔽良知故孟子允措其不慮者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譽惡聲則慮矣見噬臍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妻妾得我而爲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陽明龍溪所說也於此彼學徒

絕思慮待良知來這個良知不通事物偶雜應接之用是思自良知出不中節於此号自反靜坐靜思養此良知然其情發皆違行皆戾勞心苦身無益事物日用至困勉而生病又有一箇得良知先覺只信口說任意行其高尚話頭似說得來應事接物之間天下國家之用竟不中節只利口危行如隱逸高潔風顛漢之類更無益天下是弄良知費思而無格物致知之功也無格物致知之功則積累年月亦不可感通知識事物之理只感通知識高尚靜寂之地位可至失天地之大道學者之弊皆落在此間是異端之說所以行於世也

或問詩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衆寡好是懿德也是非謂



性之本善乎師曰生民各稟天地生々之性來故因其氣質其情之發便有不得止之則也民厚情而失却其則聖人竟立教修道以格物致知而示民之秉彝也天之賦性無善不善之分只以理氣之妙用也  
或問問因子之教味來今日無事底無善惡之可論之期又多此時認得見性只感通知識而無言之可容然乃孟子性善之說未審師曰孟子性善見來其中節底強言性善也無事底中如也夫々如也是中節也中節則可稱善也後儒令善落在善惡之善故其說甚差了

論天命之性氣質之性

師曰天生丞民理氣相合凝滯而有一點子之象其象是萌則其妙用已具生々無息是天命之謂性也這性因理氣之妙合而安頓來理氣不二妙合乃無性名故性字從生從心是生々之氣其理相因則性之所寓也往古聖人只謂性心不別天命氣質之差乃差別來便天命與氣質間隔天地與人物牴牾性與理氣差別也性之發也因氣質性之有也因理氣性指氣質而無可言氣質亦指此性無可言氣質是理氣也理氣相支離則妙用去是一箇死物枯槁底也性少指理氣不可論焉若謂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便別有這天命之性在而今來氣質來底也是以性為不因氣質之一物也然天地人物之外有一个物



可謂之性乎後世利口弄精神欲差別不可差別之地聖人之道太鑿焉天地之易簡竟泯沒也

師曰北溪陳淳曰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難愚必明難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又朱子

曰氣質之說起自程張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此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弗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程張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程張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愚謂程子論氣稟未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朱子解曰天地之性則大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自是後儒悉以天命氣質差別來案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語甚不理會天地亦理氣之相合而其妙用生久無窮是天地已有氣質來也其間人亦理氣相合其妙用名謂性已曰人則不可



混天地之性今張子所謂天地之性者指天地賦與萬物來本  
然之性也天地賦與萬物萬物理氣所稟不同故其性亦不  
其賦與底者是一也以賦與底為天地之性則差了性因其氣  
質而有萬殊言其妙用則一也天地有天地之命人物有  
人物之性何混合焉乎是為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寓乎氣質之中  
之謂也曰言氣質之中有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以氣質而別  
有這名字後學認來性善之文義竟為是等之說也只因教  
修修道率性則與天命參也別非求尋天命之性性者理氣相  
合之妙用只感通知識耳此間切下天地氣質之性差別底工  
夫細乃細而無益聖門甚重後學之感

師曰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此一節說得  
好形易則理氣有差了故其性亦易也性既易不可以同一論  
也至性非易之語又性善之謂也先儒皆立性善為本然來竟  
以天命氣質差別之也凡要性善則認來見性之發動非無不  
善於此先儒以其不善為氣質之所致以氣質之性別本然天  
命之性也只從聖人之教理氣相合之妙用能感通知識底皆  
是為天所命則更無紛々之雜說甚簡易也至認知本然性善  
之味初有此諸儒之紛爭也

師曰橫渠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謂視聽言動  
之用行住坐臥之便飲食色情之欲皆是因氣質而起來以是



不為性則性以何謂之乎其發而中節者因修道之謂也不性之本然不因教不修道不慮而中節之聖者萬古未聞况後世乎性不因氣質以何等一個物為性來哉聖人之教只在使因氣質發動之性情中其節

師曰先儒皆以天命之性為本然之善來亦天下之人未嘗不因氣質而發其情因氣質發動則有善有不善而不可必本善之性故別論氣質之性性善到此是論皆利口添足之說也師曰近取譬今制烏銃之藥其藥種相聚人制之能詳而後以此火附之便為迅速砲爆之勢勢是藥之妙用也其勢善惡大小在藥制之好惡厚薄藥者氣質也制者教也藥亦有理氣制

亦有理氣此藥制相合而有這箇妙用其妙用措藥制可論之乎因藥制之疎密可謂勢之善惡這箇藥制相成其勢為相應之妙用是天命也此勢別非在藥制之外也又云藥種有出產之宜今撰其宜其制詳窮之而后量土地時日發其勢是中節之謂也是等藥制妙用之極也藥之撰不宣則氣質不正也然制專究則妙用殆好藥之撰得好則氣質是正也然制不詳則妙用甚輕思量是等術不言教不修道而只言本然之善則不全可見也

辨或問天命氣質之性

或問今日視色耳聽声情欲甚動是氣質之性也易其思而不



視聽非禮，底是天命之性也。師曰：是實似差別。天命氣質之性，然情欲甚動之性，不視聽非禮，底之性，豈別乎？先從情欲之動，後克其己，復禮。先厚氣，後厚理也。只一般性，隨氣質動來，窮理而中節耳。故厚氣竟從情欲而薄，厚理竟克己復禮，是理氣妙合之間，有厚薄來。其妙用亦有厚薄也。不認得天命本然之善，因聖人教志，聖人之的，則不言性善，而人々皆可同天地之生々無己。此時更無差別。天命氣質之性也。

或問人之氣質雖萬差，也裏面有一箇明白底，處是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所可差別乎？師曰：裏面有一箇明白底，處之說是弄精神，執聰明也。性只虛靈，而感通知識無這個，光明無這個，潔

白隨格物致知，而其理之極處，能感通知識來，初應接事物之間，各中節，其知所及，各明白也。是誠意正心之謂也。無格物致知，而裏面有一個光明底，狀快影彩之煦々也。弄來只聰明伶俐，須失却大道之用，是皆本天命之性，立一之性善也。且赤子嬰兒之薄習，教夷狄僕從之固陋也。天命之性，不可不稟賦，竟無全其發見，只氣質之性耳。氣質之性，本出理氣妙合，故於理未嘗不感通知識，偶識得其正，亦不可怪彼禽獸猶然。况人乎？或問先儒別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為有功於聖門。師曰：論性皆天命之性，而亦氣質之性也。先儒以氣質之性為非性，是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分善惡兩般來也。而今知天命之性者，自氣質



之性裏認來思量了氣質之性是天命之謂性也此間不容髮也

或問天地之性天命之性有異乎師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先儒一論之予所謂天命之性者這箇理氣妙合而有妙用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也天地之性者天地生之無息之生氣相成而為人之性也先儒只以性善為天地之性於天為命故曰天命之性各的性善也此性因氣質成來何差別也

或問天地亦可有這個性人稟天地之正氣而今各自性亦同天地之性然則天命本善之性可相備也師曰天地人物不出理氣之妙合天地者理氣妙合之至也也其妙用亦然人物

者天地之間萬物之一品理氣妙合大微而其妙用亦然只人者秀於物耳故這个性身理氣妙合亦以天地不可論其妙用不足比喻不可企及此性焉如天地之妙用乎天地以天地論之人物以人物論之然人靈長萬物也格物致知之極竟至聖人之地位則殆可參天地矣不究其功以己性思量計較天地來太差謬矣

或問大抵初見之間其氣質混然其性無外誘之私是天命之性為氣質不所蔽也及成人氣質雜駁而不全私欲外物之蔽日長本然之性竟為是所昏是氣質之性也師曰性因氣質有其差其證有幼長之際幼穉之時氣質未全柔弱出微也其性



亦不全情所發甚寡若以幼兒之性實為全為天命之性天命之性甚昏甚不通底也彼幼兒薄感通知識無知父兄無分情欲只飲食笑語啼啼嬉戲耳以是等為天命之性則天命之性更不可以善言不可以明言也幼兒寡外誘之私者氣質未全其性亦然故情之發甚不全也及長成氣質日備其性亦然故情之發初全也是因氣質可論性之謂也凡有形氣之類皆如此各因形氣有其性來不因形氣則無性可言人以赤子幼兒為混全之質為天命之性全若長成底為嬰兒之行來這箇愚昧不肖之童蒙也是念他失却感通知識遺忘事物礼容竟使人倫為禽獸之教也

清簡堂藏

或問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繫焉是朱子謂氣質之性也師曰此節說得好然以氣與理為差別故氣質之外以性為一箇物論來也只氣極清其性亦清性之感通知識從氣之清濁也理無蔽之言以性善為宗也

或問而今盜跖之徒亦知盜之為惡因氣質所蔽雖為盜跖之徒本因有天命之性有所知盜之為惡是氣質天命兩般之差尤可見也師曰以盜為惡是不得止之究理也我既知識之故而今雖為盜跖之徒知盜之為惡耻之也雖不知古之戒及理詳思則篡奪之惡可知識是人之性厚理之謂也非雖不盡理

清簡堂藏



詳思性自，知之謂，故以知為盜之惡，非可見性善之謂。凡竊國、  
侵郡之侯伯，以草萊為譽名，盜鈞、胘、篋之小盜，以賊名為耻，污  
昏世之習俗，而性亦從之。氣質因俗而易，性因氣質而差，以可  
見也。

或問北溪陳淳曰：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露呈昭  
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其分明若未嘗有  
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  
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  
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者，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  
渣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

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兼載得道理多，雜  
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  
徹，但泉脈從游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耳。以之煮白米，則  
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淡，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  
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  
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耳，  
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  
是甚次等正大資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又有一般  
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箇一  
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



及成險惡之流是等此喻說出天命氣質之差分明師曰陳淳  
水泉之譬說得詳得詳也見來水皆因土地異清濁指土地無  
清濁可論是性因氣質論來也別無天命之性可論且銀盞滿  
貯清水之事未審人皆理氣妙合而成此質理是屬清氣是屬  
濁雖大聖君子有此形氣則未嘗無形氣之習來大聖君子亦  
飲食睡眠色情動作悉固有是就形氣來底情也見色美則知  
美聞善佳則知佳好好色惡惡臭天下之通情也見美不知聞  
佳不辨是金石瓦礫之非情也已知識其美惡則厚氣底陷溺  
厚理底中節是君子小人之所差也中節之極竟到無朕是為  
聖人故大聖君子亦不可無就氣質之情欲銀盞中滿貯清水

清德堂藏

自透見盞底銀花子呈露昭著之說喻得不實也假令有一般  
人洒落高潔如光風霽月亦君子所不執也只性感通知識耳  
厚理則加澄治之功節清濁變氣質轉昏為明是在因教而修  
道也

或問唯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  
言未發之中何也師曰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者喜怒哀樂之  
情未發湛然無為無所物欲之偏着故之謂中若求未發之中  
存養未發之時來則不中也呂氏曰當未發之前今之學者  
朱子曰存養未發之時  
求靜坐厭世事切然靜而以爲存未發之中既大動了是不中  
節也靜則中動則中節這箇是格物致知識意正心也後儒認

清德堂藏



性善天命之性併未發之中以揚之下乎其所言老其所行不  
中節焉通乎思子所謂中和乎人之性是性不可加安排  
或問目視耳聞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  
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潛室陳氏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  
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  
好聲好色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  
外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此說如何師曰陳埴亦朱子門人  
也說得詳愚謂目視耳聽視明聽聰好聲好色正聲正色各性  
之發也然只目視耳聞是觸來也故不感通知識見不見聞不  
聞之謂也欲聞欲見是性之動用也故視聽無不感通知識其

間有昏明來因氣質也好聲好色者厚氣也正聲正色者厚理  
也陳埴所謂物則者不得止之謂乎目是明耳是聰是耳目之  
理不得已也至得實聰明使不格物致知竟不可得天生吾民  
有物有則是事物各有事物之格處也以氣質之性為惡以天  
命之性為善故以好聲好色正聲正色別之也然便不好聲色  
底是無氣質之性乎

或問朱子曰氣質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様或厚於此而薄於  
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  
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  
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



其子為夫則殺其妻

明皇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子孫一朝奪之罪幾九齡殺固子諫此三者人倫

清簡堂藏

之大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朱子此論說氣質之性也師曰性是理氣妙用也難不因教隨理氣厚薄有所感通知識不因教故唯通一偏所得而不通聖人之大要於此見來性因氣稟有感通知識也到克齊之性在格物致知而情發皆中節不因教則不知聖人之道有聰明敏事之底亦於他處皆礙也以聰敏為天命之性乎以純粹為天命之性乎以高明為天命之性乎這箇聰明純粹高明共以氣質也發皆中節之地位不因教而修道不可得也

或問人之生質有萬品其差以何知之師曰人之生質不出二氣五行推其本則陰陽而其用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過不及厚薄各為萬差之品厚木氣底易通木氣之理四行皆然厚質底易通質之重彼禽獸厚質故能通質之用以可見也朱子曰今人有聰明事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愚謂聰明謹厚皆在氣質有不中理不達理之異便不因教而修道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不說天性之善不善唯以因教而修道為本也然便內無標的之固有只向外學來底也中庸所謂生知安

清簡堂藏



行之說似有違矣師曰氣質所稟正理氣妙用感通知識甚聰  
明厚正也是生知安行也雖稱生知不問不學底何以感通知  
識乎若有不問不學底感通知識者一个狀物也學唯以天地  
聖人為標的天地聖人又不外于我克齊亦人也學何向外學  
去乎

或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九人之子多類于  
父母又有不類如何師曰人之生只理氣妙合是天之命而今  
託父母也故因所感或類父母或不類父母也各天命之所致  
非所人之作為然天又因人是乃理氣之相合也  
或問因子之說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孰何裏面了師曰人之性

只性也推其本便天命令人稟受此理氣妙用也謂氣質之性  
須論天命之性故唯曰性耳論天命氣質來更無功於聖學足  
起紛擾之說才謂理乃氣附之已謂氣便理附之若間隔而言  
則理氣不可妙合後學專執文義且據宋儒之說今不可信愚  
之所說是習來之久也學者志聖人之道提聖人言深思詳學  
初可信予所說也

或問氣質既天命也不可變然便教亦無效也師曰理氣妙合  
天令賦與焉其厚薄清濁不可作為然人厚理故稟人之氣質  
物厚氣故稟物之氣質其所因如此其性所感通知識亦然  
人所以因教而修道修道率性也其間人亦有厚氣又有厚理



之至是上智與下愚不<sub>レ</sub>移之謂也古來有<sub>レ</sub>自<sub>レ</sub>知而善有<sub>レ</sub>自<sub>レ</sub>知而惡是也而後三克之說先疑楊一食一教始生人知其必激若教一此之類凡人之氣質多是中人之質也中人因教習而竟遂善不善是變氣質也然能不<sub>レ</sub>究聖人之道則氣質伏於裏面了

或問橫渠張氏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上蔡謝氏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先儒已有可變氣質之說難下愚亦可變乎師曰先儒所謂可變氣質之說皆認性善來找性元天地之性也變氣質則復本性之謂也是因差別天命氣質之純繆也大抵天質有厚氣底又有因從來習染厚氣底者其氣質殆近禽獸因教難知其大要竟不可全天地之

誠因從來汚染底者教化久而可新大抵人皆因從來汚染來故聖人施德則其化久其命維新也因先儒說人皆可致聖人君堯舜有<sub>レ</sub>鯀四凶師孔子顏曾之外不到大賢亞聖子貢子路其志最深其親炙久而其地位又杳是氣質之厚氣雖聖人有所不能如禽獸於人其類又別故禽獸能<sub>レ</sub>為人不及底術竟不可到義理之大用是性因氣質而有差也子思子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有<sub>レ</sub>弗<sub>レ</sub>學學之弗<sub>レ</sub>能弗<sub>レ</sub>措也有<sub>レ</sub>弗<sub>レ</sub>問問之弗<sub>レ</sub>知弗<sub>レ</sub>措也有<sub>レ</sub>弗<sub>レ</sub>思思之弗<sub>レ</sub>得弗<sub>レ</sub>措有<sub>レ</sub>弗<sub>レ</sub>辨辨之弗<sub>レ</sub>明弗<sub>レ</sub>措也有<sub>レ</sub>弗<sub>レ</sub>行行之弗<sub>レ</sub>篤弗<sub>レ</sub>措人一能之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難愚必明難柔必強是因教而修道之謂也認



本善之善欲反之則學之達聖人之思多驚異端之說尤可  
慨味

或問先儒曰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氣質之說然乎師曰宋  
儒所謂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愚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  
之說為未備專說氣質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也程子兼  
氣質論性是宋儒認性善為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為人之本然  
如此見來發而不中節之情無所可歸故別謂氣質之性而其  
惡曰氣質其善曰天命初性分別兩般來然有不可為兩般處  
故又兼說之也聖人終不指示此性孟子不得止言堯舜之性  
為善為學的而猶就情上說出是指情上無性之可論也後學

不通聖賢之微意切以性之本然為入學之工夫來有難謂必  
善底故以氣質語之矣甚錯雜而非易簡豈聖門之教乎且孟  
子之說為未備者其意味未通也

或問張子所謂天地之性者指天地之本然乎師曰天地以命  
可論之已曰性乃天地賦與于人之性也張子以此性為可比  
天地故曰天地之性也叔氏是心是佛是也

論諸子說性

師曰告子曰性猶杞柳湍水也又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公都  
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是故文武與則好善出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不善是



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替，堯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  
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此等，說性孟子辨之，盡矣。他只以  
己性認來，故有此教說也。告子大旨只是無善無不善一句言，  
不是惡的，物亦不是善的，物待為，而後有善惡。故有杞柳、湍水  
之喻，而其根原則從生之為性來。其說似有所以，是只認來己  
性之說也。故孟子以堯舜之性，辨折之也。

師曰：荀卿性惡篇曰：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認來自己性，多因  
所蔽氣質，竟以性惡立論。朱子曰：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  
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性，便說做惡。愚謂荀子亦說性  
非說氣，只不期聖人性，以凡愚之性，故就氣質有性惡之說也。

師曰：楊子法言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  
其惡則為惡人。氣也，所適善惡之馬也。楊子以性為有善有惡，  
是亦自己性說出底也。伊川程子曰：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  
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

師曰：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性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性者，五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者七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  
氣，不曾說得性。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  
智信。此語似有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



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愚謂辨退之原性，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是性之發於理也；情又性之發，更不可差別，情是性之發見也。於情上不言性，則無所可謂立三品之說，是的當也。孔子曰：上智下愚中人，是三品也。氣稟雖有千差萬別，分來大底不出上中下品，是說得好。性指氣稟，不可論，韓子只難不知性之味，其分品是停當矣。

師曰：蘇東坡謂性曰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蘓子亦不知性之說，少難有意不通也。中與一及善不異，孟子道性善的堯舜來也。

師曰：胡文定公曰：性不可以善言，終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愚謂安國以性為湛然無為也，故謂終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如何？是本然之性，安國舉一話頭來，非聖人之教，且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善字太輕忽也。孟子之說重，在善字也。

師曰：五峯胡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愚謂性道義全具，則是善也，不可以惡名，不可以非言，胡宏說不正也。

師曰：邵子曰：性者道之形，形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粹著，或問性者道之形，粹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



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康節造教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存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愚謂邵子此說未嘗道與性滾合來不分明中庸率性之謂道一章只自上面序來學者入德之門先因教而可修道修道而可率性如何是道百姓日用之間須更不可離底也人欲行則有道路欲行是性

清  
德  
堂  
藏  
書

之發動行必以道道違則不效故以道之正至道之正必不因教則惑是中庸序也凡道與性不同性已發中節未發曰中是動靜之道也性者動靜之主也主動則以道主動靜亦以道這箇道在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因教也邵子以爲萬物道源具此裏面然此性在自家身上著象故爲道之形骸性何具象理來凡事物之間不格物致知而有誠意正心之應乎是皆認來性之本然通病也秋氏指心謂自家室藏謂無位真人亦不異之師曰延平李氏曰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其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朱子曰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物蓋

清  
德  
堂  
藏  
書



性無不該動靜之具焉專以靜字形容則天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愚謂李侗專事胸中洒落性之靜可見等語甚高尚矣其意就未發之前存養見來底也於未發之前存養底是已發也未發之前只中也若欲見未發之前是不中也允謂性之靜是異端之弄靜寂觀精神也終日終夜雖默思靜坐不可如寸陰格物致知明道曰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伊川曰其本真而靜也是等語頭說來有弊

師曰橫渠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和覺有心之名愚謂名義甚密也性者理

氣之妙用今日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因理氣有性之名也至說氣質之性乃未審不可謂聖學也

師曰明道程子曰性與天道子夏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愚謂生之謂性生指理氣來則是理氣之妙用生之謂也性即氣氣即性此語未審性只妙用合理氣可言之在默而識之語欲靜之謂也明道之學其識見甚高故教有務高尚之弊也

師曰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生之理



謂性又曰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真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  
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愚謂朱子中庸  
章句曰性即理也是因程子之說據之今其說充天下案以性  
為理是本性善以性為天地萬物之理也凡事物之間未嘗不  
有其理無此理則事物不足用人無此性則一死物也是以性  
此理之謂也然便不可謂性即理也可謂人有性也猶事物之  
有理也朱子所謂理者直指天地之理來是無一个不善底即  
性善之謂也然乃性與理不別尤錯雜來矣聖教之所謂理者  
不然有人物不得止之理是乃理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各不得止之理而至公也至大也事物之間格物致知來  
皆有當然之理所謂有物有則也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  
婦之有別豈性豫具此教乎以不得止之則窮得底便有不  
得止之理此理義感通知識底是性也何以性與理一之乎且  
性者理氣相合之妙用也以理為性便這箇氣不屬性令氣發  
動底又有別性乎彼禽獸之偏塞無天理之全可謂無性乎是  
以性為天理全解竟論氣質之性別理之所發氣之所動為天  
命之性氣質之性也於此學者以自己性為天地同躰之全味  
未發已發之間欲知其心性甚為高尚之話頭來聖學陷溺異  
端後儒闕日用之效底悉因這箇失却也凡性各隨形氣有妙



用形質是隨理氣妙合受人之形質便有人性稟物之形質便  
有物性人物其形質其異故其性亦差况天地之形質不可同  
人物其妙用豈同人物乎以人性為天地之理全具其差謬至  
也矣學者欲見性之本善性日遠道竟隱是欲見之性外又無  
天理之性也

師曰朱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伊川云天地備精得五  
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臨川吳氏  
曰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  
也又曰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誠也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  
以為大有功也

或問性既無形後言以理理亦不可見朱子曰父子有父子之  
理君臣有君臣之理西山真氏曰以性之辨而言則曰仁義禮  
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愚謂仁  
義禮智信者五行之秀理也性是理氣之妙用理氣二氣五行  
是也故厚理之人其情易發于仁義至五者全發來無其誤不  
格物致知不能全所謂五者是五行之理也君臣有義父子有  
仁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於五倫之間格物致知不  
得已出來之理也性何含藏是等無窮之理未和性能虛靈而  
感通知識故審思明辨來性便感知焉見之似性中有這箇象



理諸儒皆至此。關直不透，得以此地位認性為理也。然世間億兆人民，于古于今，不格物致知而作用全備，事物全通，庶未嘗有一人在焉。是性不具此全德，可見先儒亦固有此疑。以是等為氣質之蔽，竟別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為兩般學。若以宋儒之助長，執弄來指格物致知，認得性之本善，其絀繆從來殆向于千載後人悲不思。聖人之言，據宋元明之諸儒，今欲闡此蓬萊尤難也。笑。

師曰：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若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愚謂樂記所謂性之動靜也。人生

而靜，形氣不全，其性靜不動，是天命之性也。既形氣全，物欲感來，是性之感動也。以天之性認來，是過了。是以聖人之道為一話頭，舉示來也。那个聖人，以是等言行為學的聖學，有舉門人問者，底乎執「一言一字」，失却全教，是認性立意見之差謬也。師曰：朱子答余方叔書曰：枯槁有理。愚謂朱子以理為性來，便枯槁亦有性也。性有理氣之妙用也。這個枯槁有何性乎？然乃今垂矣，以死屍之久朽，有為藥衣人死，亦有此性乎？大黃附子之類，皆厚氣故。枯槁猶有枯槁之用也。大抵是一個用處，亦理也。以此理為性來，乃魚鳥之為嘉穀一截肉，亦有美味之理，是為性乎？理之不可為性，以可見也。



師曰或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朱子曰然愚謂是等說甚  
差了是認來性善底也日月者天地之間陰陽之精也性者天  
地理氣之妙用有這箇運行昇降底也雲霧亦天地之間未嘗  
可有無之物也有理氣乃有天地有天地乃有這箇日月雲霧  
有日月雲霧而後有雨露霜雪之用雖有日月無雲霧則不全  
這箇雲霧又不得已底欲為拂拭不可得宋儒以性為善為理  
欲除却氣質是欲除却雲霧也一生只紛爭不可得故愚言聖  
人亦不可無氣質之蔽唯情之發中節耳天地既有天地之形  
氣既有形氣乃有日月雲霧是其氣質也其妙用是天地之性  
天地已因理氣則不得已而有晴曇明暗有風雨霜雪其中節

也人物得宜其不中節也人物不得宜得宜兼不得宜妙用無  
所與附也

師曰南軒張氏曰大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愚謂大極象象  
已具無朕之謂也見來善惡動靜無可謂敬夫以性為大極也  
并性與太極不知之也

師曰象山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  
能用反以害之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示朱濟道曰請  
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  
何有欠闕又徐中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堂一月一日問之曰仲誠思得孟子



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  
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曰此事不在他求只有自家身上揚  
慈湖者象山門人也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所  
洞照如鑑萬物畢見其中而無所蔽又曰人心澄然清明如鑑  
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々融々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  
愚謂陸氏學此正弄精神殆同異端之說華嚴經言第一真空  
絕相觀第一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  
含萬象無有宛然佛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  
世界在自己光明內是等之語意相同自是認得性心切下手  
工夫來尤差謬矣朱子甚折闢焉然以具象理應萬事底為明

德以天地之理為性則朱子之論性亦同也其間陸子在仙家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以精神為要耳

師曰王陽明曰道即性即命本然完々全々增減不得不得假修  
飾的又曰或問性即理也然耶曰理者脉絡微密條流分明天  
下之理皆然也而性字從心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  
定名理為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於而無為性存於郭之中  
厥惟恒象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敢然也且性  
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  
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已王陽明答人書云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程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



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  
即佛氏之常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餘段工夫大略相  
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又答人書曰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弊壞如明鏡妍媸之來隨  
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滯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  
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  
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  
無所住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教  
良知成德業謾從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盡心性何形得  
有塵莫道先生崇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又無題詩云同來問

潘

我安心法還解將心共汝安  
安心之說本於傳灯 王龍溪曰春  
秋之世佛氏以寂滅為性子思言性乃天命吾性則天性也人  
得天地之中以生本吾心生之不息之理此之謂性豈寂滅之  
謂乎愚謂王陽明一派之學大槩同陸子共自佛氏禪機說出  
來只象山禪機深密工夫於處掩故學者難知得他破若陽明則  
大段淋漓分明招認多拈出佛祖語來其陷溺異端直欲見性  
作用可見不得客言也

師曰後儒以聖人之道為心學也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  
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是等之說似是而非也自是彼弄性  
心凝工夫終認得性善天命之性為高尚話頭靜坐默識而欲

書



心通是共提，斷本來面目之論來，更不異聖人之道。只令人道耳別，無這箇模樣後也。饒舌勞口說種差之辨，於茲聖人之道竟泯沒。

師曰：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心是道，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又詩：此道元來即是心。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無善無惡。心之靜又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叔氏曰：誠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曰作用是性。先儒這个教說，其去異端之所謂不遠，以可見也。或曰：陸氏陽明以知覺精神為性，心叔氏亦然。周

張程朱以天理之本善為性，是朱陸冰炭之差也。愚謂陸氏陽明亦以精神性心為本然，明白自是作用，為道為良知，只以精神知覺為主。乎因張程朱其間要學書存義理，陸氏陽明其間以直指為用，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而其至以性之本善為標的，一也以性之本善為標的，則自此性以發來底皆為良知。故楊慈湖訓語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是性之作用，為善之謬也。宋儒認性靜見性，本善存養未發之中，以義理為主，要歸性之本善，是亦欲至性之作用底也。其詞華言葉似有差別，推其實，便共性善之一途，而以性為天理，為道之謂也。



師曰朱子語類曰叔氏專以作用為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手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運奔通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曰佛氏原不曾識得這道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龐居士曰神通妙用運水搬柴天能者兼子奇子曰自叔也拈青蓮花迦葉呵々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即是佛性自此禪宗答祖此愚謂是等說佛氏之性以叔氏為太嚴義也彼叔也達磨以是等義義立這個宗門乎其所以說太密而不可以大底解之凡以作用為性之說作用又可為非性乎無此性乃有何物為此作用來作用

亦性之一用也叔氏以作用為性豈大謬乎且彼悟了乃運水搬柴皆為性之作用中節故見性為佛以未悟了不謂之也悟了是天地同一解此性無不通此性只天地之性本來無一物之有見來無塵埃之可惹只認色身隨情念來竟有這個塵埃今悟了底歸本來無一物之地位更非至別所馳求乃遠是禪教也宋景蒼曾侍師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悼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之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隨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



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大虛空齊壽只這大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个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宋泉是說差別識情兼真空妙智以性之粹為真空以作用為性之用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煩惱即菩提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是等說與中庸大本達道之說太相似故以太底之理欲辨亦不可破却

後儒之以佛說為無眼子之說來不知自己之無眼子愚謂叔氏以出世間為趣向竟以無常觀念來故世間壽倫之用格物致知之功日闕月却若有思量究理底為情識計較欲一時放下建真空妙智認本來面目悟時西即是東何所有南北是乃真空是乃無差別若有這個世間來乃有情識是祖師禪之別傳也自是立作用是性之說以中節修道底為模樣為規範為形而下者是認得見性所向上意味之謬也聖人之道不論日用之外本不得止之誠是以天地之大道見得來也因異端之說則全成得更無日用之功無天下之益背天地之當然而彼叔氏如何須離却日用放下此氣質之習來只信口利辨耳凡



天下之人物有理氣合生之類不可離氣質之習情日用之當然離來底一个死物也是叔氏欲却不得止之情竟所以不能也

師曰先儒皆云叔氏認精神魂魄爲性不知有這個當然之理愚案精神魂魄知覺運動各性之裏面一用也叔氏認精魂爲性先儒認當然之理爲性各偏見而以五十步笑百步到亡羊一也故弄精神味性善切勞役而未未發之前甚失却聖人之道共異端之偏見也

師曰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叔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愚謂叔氏以取捨好惡爲生滅心以無取捨好惡爲不生不滅

本來無事底或以性心之無形骸爲不生以色身之去此性不壞爲不滅竟天地萬物雜壞去這个不壞底玄妙是乃爲不生不滅然便叔氏亦以理爲不生不滅來也案天地之間二氣五行之流行耳人物又與天地同壽天地生則人物生天地壞則人物壞此理此神識唯與天地長久也天地人物之外不可有此理此神識故性去則質斃質斃則妙用亡此間無可論不生不滅若以天地之理則有天地有二氣流行有二氣相合有其妙用是自然之道也自這裏見得來乃理與氣天地之固有假託則生不假託則不生假託是理氣之聚也不假託是理氣之不合也聚則有妙用不散則無妙用而其理氣恒流行不已是



質與性理與氣共可以不生不滅論之唯以理及神識為不生  
不滅是差也且天地萬物雖壞此理及神識不壞之說太純  
謬此理與神識共理氣之所為也天地萬物破壞來此理氣無  
可謂無理氣理與神識因何物論說之手這箇理氣更無間斷  
是亦所以不得已之理氣也故天地萬物竟無可破壞之期天  
地與萬物共不滅也天地萬物既生則可謂未發不可謂不生  
不生不滅等語異端之所說其所由來尤差謬矣

師曰叔氏謂性後儒謂性其言異而其實略同叔氏以真空妙  
智為性之體以作用為性之用以賅用一原為性之本是等高  
尚工夫末儒亦不可及焉故陸象山楊慈湖王陽明王龍谿各

論窮那裏周子程子所樂亦殆似其意味只其間有些子差耳  
聖人知其可惑不言之聖人所謂道其所本不在此間也

論人物之性

師曰天地成則有人物在人物各稟天地之理氣理氣相合則  
有其妙用唯人者厚理而其所感通知識喻於理物者厚氣而  
其所感通知識喻于氣其所發之情其所感之應竟有人物  
冰之差也性隨其氣變異其情情異則性亦異也故其感通知  
識之妙用一也故人物因其氣稟之異其性情大差了物又因  
其類其形各異其性情

師曰先儒皆曰人物其性一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愚



謂人物其性不一性只因氣質異其情也性者感通知識底也  
感通知識人物雖不一異其所發所感因氣質而尤差了豈物性  
同人性乎故人物其本出於天地之理氣而萬物各因氣同一  
原萬民各因理同一原而人物又不離理氣只厚薄之間耳是  
以人亦有厚氣味理之質亦有些子通理  
師曰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朱子  
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愚謂是天理之全解物亦具之  
之謂也感通知識人物同以是謂性一則幾希天理之全解物  
未嘗可有也故曰性因氣質而各異其情其情異則其性亦異  
也又曰以無妄為不得止之處則可也彼又就氣質來不得已

清  
管  
堂  
癸  
卯  
片

之情豈異人乎唯任氣質而薄理是物所以為物也以無妄為  
天性之誠則差了一也朱子曰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  
同是等語皆物亦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  
師曰人物之性說異亦得矣說同亦得矣說異因其氣稟論性  
也說同以其感通知識也只人物各可謂得理氣之妙用是因  
理氣相合自有其妙用也人性不可謂同物性質異則性異也  
師曰人物同稟天地之氣同稟天地之性故共謂一氣一性然  
二五之合聚是天合之所因而其性者隨其氣質來物之裏面  
竟無人之聖若其性得天理全解來何物之裏面無這個聖明  
乎既稟物之象便有物之性是因氣質成這性也聖兒之未完

書  
簡  
卷  
之  
二  
載  
反



只有嬰兒之性及成長而形氣完有成人之性以可見也故隨形氣有其性隨性不有這氣形是性理氣之妙用而措理氣不可論性性與質雖無先後因其象成其性之道必矣

辨或問人物之性

或問程子曰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劉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師曰此說未通也物與人其氣質異而其性亦差故因氣質不得已之情其理少明如營巢養子是也然其始終豈同于乎嬰兒飲乳亦如此是因氣質有不得止處也因氣質全成其情欲亦

盛竟為氣質所蔽塞了此間厚理乃克己復禮是人之性異于物也物只厚氣雖些子存理終不全是物之性異於人也以禽獸營巢養子嬰兒飲乳為天理之全體性之本然則差謬也

或問呂與叔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日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而朱子曰氣質雖有昏濁不同天命之性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全見之若在葦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骸所拘生得蔽障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



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又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是等說得人物性一也。師曰：性者理氣之妙用，凡有理氣妙合者，各有性，然人性物性曰同一也，則不是也。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物性亦通得天地之大道，未彼萬物之間，無一般，聖者乎與叔，所謂三人一目，而別乎色之比，喻尤近。然常在惟箇之中，所蔽塞，其所視非正色，之目豈為一目，故是氣質之所稟，其性情所以異也。虎狼豺獾些子之明，如一隙之光，若有一隙之光，虎狼豺獾、蜂蟻、仁孝義之外，亦可得一隙之光，竟無其光之別，發是彼因循而所習也。獼猴之形，跡甚類人。

故其性近人，然不離禽獸，其性與人異也。夷狄之人，倫全，成得此質，亦天地之偏氣相聚，而竟難改。况物之性如何，一人之性乎。

或問：英叔曰：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聞，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師曰：人之知明，才美，是非天性，唯格物致知來，而然也。有格物致知之功，是人厚理也。與叔問：性之本善，以知明才美為性之有，尤差否。故為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也。人亦厚氣，底少格物致知，何有知明才美乎矣。或問：物之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朱子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師曰：是



以太極為理也

本極之說  
出別卷

凡人物之性各以全無其闕虛物皆

有其別更不差牛不為馬馬不為犬各自全其性理氣之間感  
通知識底少不離只有厚理厚氣之差耳若以天地之犬德為  
全來太差謬也

或問朱子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  
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  
塞者為者是或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此說如何師曰以  
人物無差別為理以其有差別為氣底未理會也既有天地則  
有人物有人物則有貴賤謂無差別底是異端之真空也聖人  
之道尤以差別底論來是知明才差之謂也且理氣相離說則

不是也只人物同出天命是一原也理氣厚薄是人物之差所  
以異其性也

或問程子曰人共物共有此理是性一之謂乎師曰人共物共  
理氣之妙合也故有此理有此氣而因其形質其理氣各異也  
理氣人物同則人物之性亦一也理氣不同故其形質異也何  
曰共有此理乎

或問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孟  
子注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  
而氣異觀萬物之異軀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說如何師  
曰氣異而理異也朱子理同而氣異氣同而理異之說太錯亂



來理氣相同而更不間隔氣異則理異也理異則氣異也是人  
物之所差別天下之事物所以千差萬別也

或問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  
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朱子曰子融認知覺為性  
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在性則有氣他稟得許多氣故  
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師曰物者厚氣氣  
者屬質故物之質能利能長及枯槁亦其質利人是厚氣之證  
也先儒以性為理竟以一物有一用為一物一理以是論其性  
尤謬也性者感通知識之物用這個死枯底理氣既絕不可謂  
性也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

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  
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窻是無生意矣然燒  
甚廢木則是甚廢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朱子是等說以  
一理為性來也

或問金木水火之用是非其性乎師曰五行者二氣之形各妙  
用之所寓也是非其性乎朱子曰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  
行之於陸朱子以道為性之失也舟行水車行陸皆其道也不  
可以性論之

或問禽獸草木之萬差各有其所由乎師曰唯二氣五行過不  
及之間有這般模樣也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



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走獸得陰氣，飛鳥得陽氣，等說得是近。

或問動物植物其差如何，師曰動物者有血氣，殆類人，故其知覺運動其感通知識較相似，植物者遠人類，其所關慮尤多，然亦天地之理氣相因而具其性也，鳥獸之飛走草木之根蒂各厚其氣可見也。

或問人之質甚美厚是薄，理乎，師曰夷狄之人品各厚其力，其氣專得剛勢是厚氣也，故太薄理女子之柔質美容亦厚氣，故遠其理是天地自然理氣妙合之當然也。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懼不敢娶。平公強使

娶之，生子伯石，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声而還，曰豺狼之声，是必喪。羊舌氏遂不視之，是厚質則薄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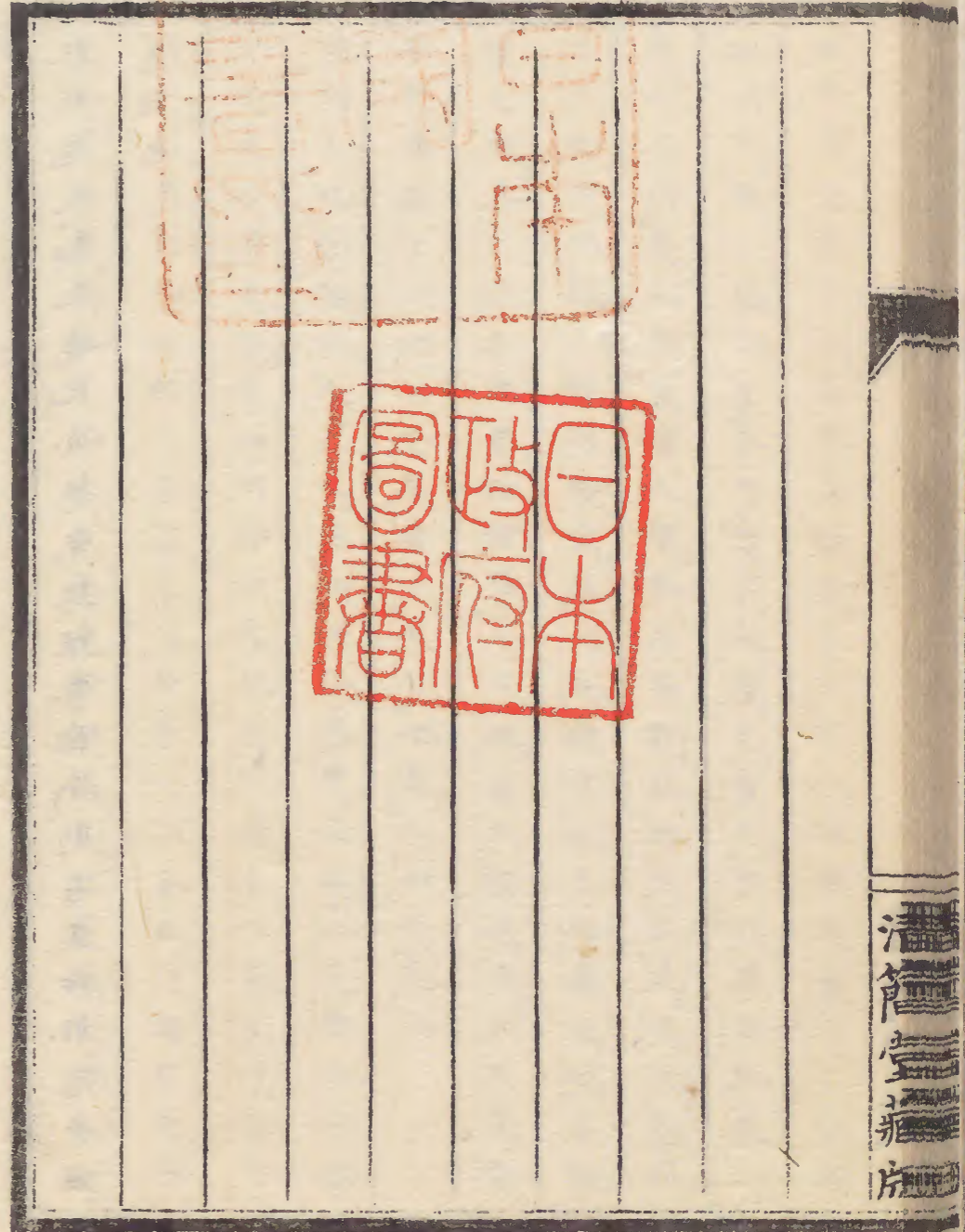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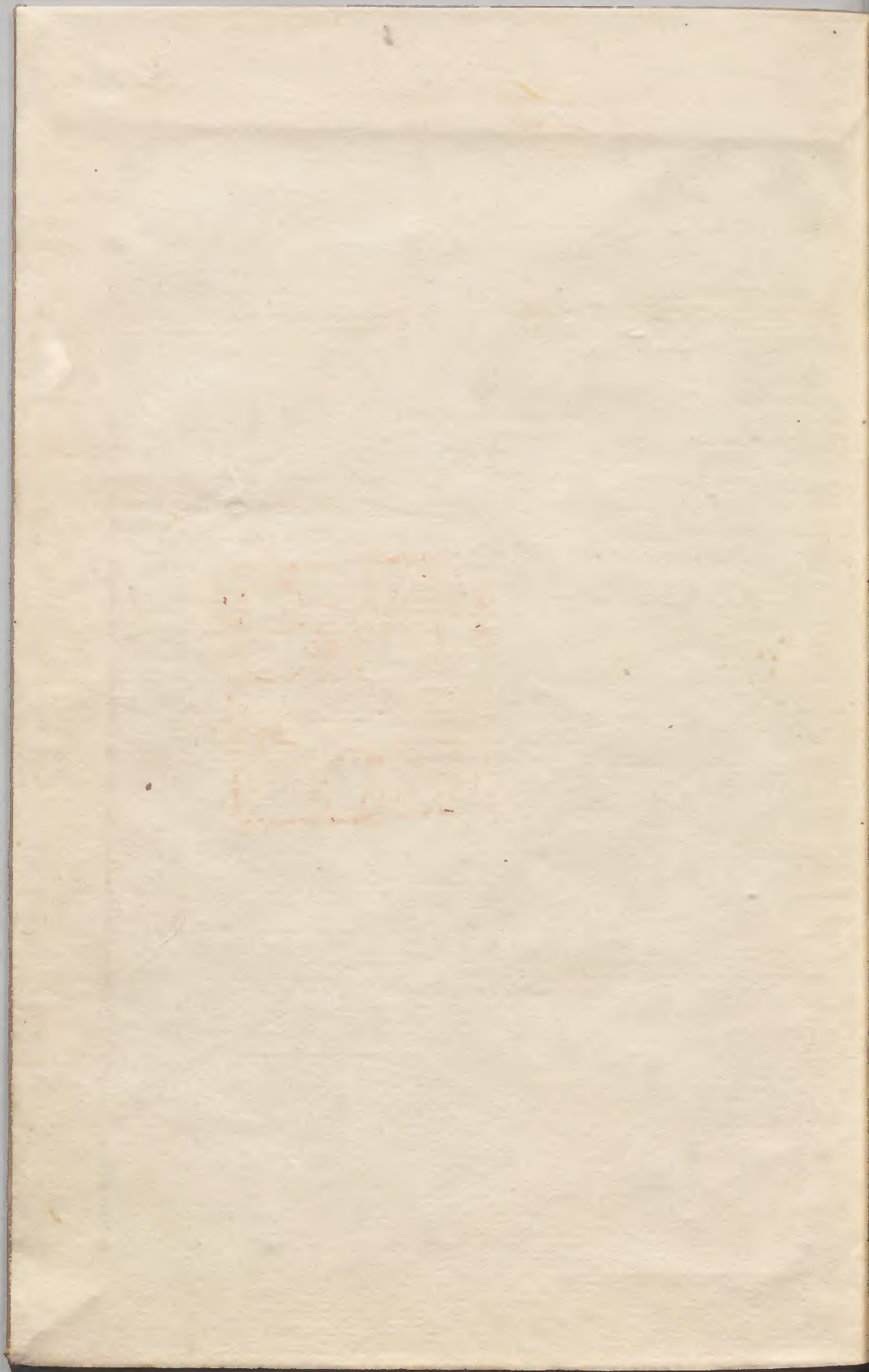
或問北溪陳淳曰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sub>上</sub>，此皆得氣之偏處，此說如何，師曰是先儒之所說皆如此，愚謂天地之間人物之生悉<sub>不</sub>乾<sub>不</sub>坤<sub>不</sub>，人物其形骸各可與天地相應，唯人形解相應而物可<sub>不</sub>然<sub>不</sub>，手鳥獸魚鼈之形骸以可見草木者甚厚氣，其質有<sub>不</sub>華<sub>不</sub>故



其根蒂皆藏于土。其枝葉皆發于上。古人植物頭為向，下案植  
物何，下頭乎。植物厚氣厚，質其枝葉花實大乎外。其全幹藏土。  
是地上所發之枝葉皆文華，而其本幹在土中不見。竟成盤根  
之大也。若以根為頭，以枝葉為四肢，則草木之生違天地其枝  
葉之發氣之逆上也。萬物皆順天下地，草木獨逆流乎。只厚質  
而文華盛于上也。其全幹者上天下地藏土而不見也。  
或問人化物物化人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有思士不妻而感思  
女不夫而孕，是等變如何。師曰：天地之間其本二氣五行，而其  
用千差萬別也。人物之品節不可枚舉，只二氣五行過不及或  
感時或感處，或感其偏塞，竟為這般模樣來也。是故天地之造

化無毫人物之變化亦無毫。然理氣相合則有其妙用，底更無  
差別也。





潘  
會  
堂  
藏  
片



